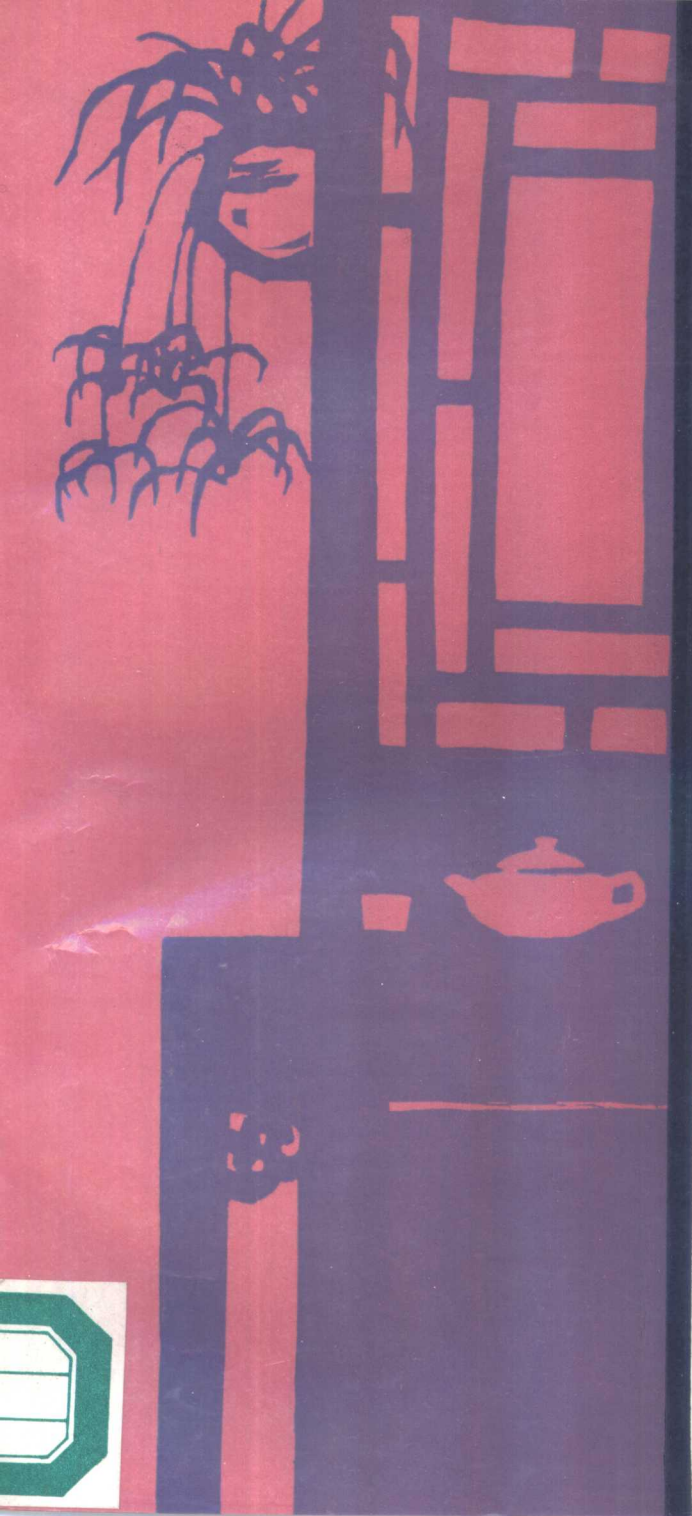


談戲說影錄

吳启文 著



谈戏说影录

吴启文

中国戏剧出版社

077771

谈 戏 说 影 录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6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7.25 插页3

1989年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册

ISBN7—104—00100—X/J·59 定价：3.00元

序

王 正

吴启文同志是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位资深的编辑人员。几十年来，经他的手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和论著。最近，他把自己的一些文稿交到我手里，请求为他也出版一本薄薄的书。这使我很受感动，想就此说几句话。

我原是个写东西的人，以往创作过十来个剧本，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出版过几本厚薄不等的书，我深知这些问世之作无不浸透着编辑的心血。一般地说，我对编辑是尊重和感激的。但是，要说真正体察编辑的甘苦，了解他们的才学和素养，则是近两三年来我也从事了编辑工作以后的事。一位编辑一年要编发六七十万字至一百多万字的书稿，难以想象这些书稿是从多少倍的来稿中精选出来的。我觉得编辑人员首先要有淘金者的热情、功夫和本领。他得既是专家，又是杂家，专业学识要精，杂类旁通又无所不晓，新的知识信息要灵，传统的学术积累要厚，这样才能编出各种各样的好书。至于文字学、校勘学、版本学、装帧学，乃至史学、哲学、美学的修养，都是必须具备的。我国的编辑人员长年出版别人的书而占用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到头来他们往往因为没有自己的一本书而被人看不起。他们是贫穷的淘金者。我感到很不平，很难过。

我最初认识吴启文同志，是在1956年。当时我的好朋友段承滨写出了他的处女作《被遗忘了的事情》。《剧本》月刊发现了它，于次年发表，并给它评了奖。吴启文同志就是审读和编发这个剧本的责任编辑，他还为这个剧本的问世写了一篇很不错的文章。吴启文同志那时很年轻，刚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听说是著名作家李广田教授的得意学生，他参加工作后的表现的确有些不凡。此后，他编辑工作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先是话剧创作，然后是戏曲创作；他对戏剧美学特别是小戏创作的规律颇有研究。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他在工作上和研究上的点点滴滴的成果。他是一位不肯虚度光阴的人，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刻苦读书。近十年来，他的工作主要是校点古籍，编辑一些重要的戏曲史论著作。经他编辑加工过的文稿，圈圈点点，字斟句酌，真可谓忠实、准确而有见地，工作量之大，思虑之辛苦，很少为局外人所知。本书中有几篇文章，是他从事此类工作的心得。他除了自己编书，还复审或终审一部分别人编的稿件，他对年轻的编辑有很好的影响。这些似乎都是题外之话，我主要想说明的是：在我们的编辑队伍中，有一些同志，论学问，论文思，论才华，都不在研究家、评论家、作家之下，只是他们自己的著作少一些，他们长期把自己的智慧熔铸于别人的书中了，但你只要看到他们尽管很少的著作，自会发现其中的精采之处。

我不是当了编辑，“干什么吆喝什么”，才为吴启文同志的书说这几句话，而是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读者和作者能从这本编辑写成的书中得到一些收获，并且也不仅限于从文章内容本身得到的收获。

1988年2月10日出差广州时写



吴启文，一九三三年生，云南昆明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一九五六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在《剧本》、《戏剧报》做编辑工作，现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三十多年来，编余之暇，不忘谈戏说影，撰写戏剧、电影剧作理论批评的文章。最近几年，读书写作，注意力已集中于戏曲研究方面。

BAC12/18-

24

目 次

序.....	王 正 1
--------	-------

谈 戏 录

一个健忘者的形象.....	3
——读《被遗忘了的事情》	
丁西林谈独幕剧及其他.....	8
谈《布谷鸟又叫了》.....	15
看《茶馆》.....	23
差之毫发 别于千里.....	26
小戏创作的成就.....	30
——为国庆十周年而作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39
——评川剧《和亲记》	
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	50
用笔奇崛，其味辛辣.....	54
——品陈仁鉴的《嵩口司》	
话说“胸有成竹”.....	59
引诗入戏，托物写人.....	63
——读张晶的两个独幕话剧有感	

戏的结尾艺术·····	71
奥尼尔和他的《安娜·桂丝蒂》·····	86
曹禺剧作欣赏随笔（三则）·····	93
似曾相识燕归来·····	97
——评《小剧本》兼谈小戏的特点	
事情、剧情与诗情·····	102
——同友人探讨小戏艺术的特征问题	
杨潮观和他的《吟风阁杂剧》·····	111
别忘了“虚戈为戏”·····	120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27
——昆剧文学揽胜	
谈谈戏曲文学性·····	164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系列讲座”讲稿	

说 影 录

且凭银幕写春秋·····	189
——从《革命军中马前卒》想到的	
概念化问题三议·····	196
志士仁人的献身之歌·····	216
——评《谭嗣同》兼谈传记片	
后 记·····	227

谈 戏 录



一个健忘者的形象

——读《被遗忘了的事情》

人们对于一篇戏剧作品的评价，常常从它是否创造出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发。《被遗忘了的事情》所以是一个优秀的独幕剧，正是由于作者段承滨同志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难忘的形象——一个健忘者的形象。

剧本关于萧之捷这一人物塑造的成功是令人可喜的。它说明了我们的独幕剧创作，已经日益从无数清规戒律的束缚下挣脱出来，开始注意到了人物性格的刻划。

作为一个健忘者的形象，在以往一些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题的剧本中尚未出现过，它不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概念的化身，而是忠实于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通过人物个性化的描写，真实而具体地刻划出来的、同时也是富有典型特征的艺术形象。

在这个剧本里，对性格深度的挖掘，戏剧情节的激动人心以及结构的紧凑，彼此是有机地统一起来了的。情节的安排和每一个细节的描写，也不是孤立地简单化了的，而是为了使人物、尤其是使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面貌更加明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人物性格与戏剧情节的发展密切关联，这使剧本显得真实，富于艺术的感染力。

由于作者把一切描写都用来烘托主要人物，所以，对萧之捷这样一个健忘者的性格刻画，是相当精炼而集中的，往往着墨不多即现光彩。

当萧之捷的儿子萧萧用木偶表演他爸爸妈妈每天见面后的场景时，这位家庭之主的萧之捷的为人也就轮廓现出，虽然朦胧但却具体地为我们把捉到、感觉到了。而当萧之捷上场后，果然重复着那段刻板的谈话，这时，萧之捷以及梁瑛的性格和他们关系中的微妙之处，就都能比较具体地去触摸了。我想，观众这时定会为那种单调的生活和毫无意义的谈话而感到可笑和可叹吧！

梁 瑛：喝杯红茶吧！

萧之捷：你今天身体好吗？牛奶喝了？报纸看了？午觉睡了？……

梁 瑛：我很好，什么变化也没有。

萧之捷：林大夫送来的巴甫洛夫液呢？

梁 瑛：喝过了。

萧之捷：那就好，我今晚不准备工作了，实在太累了。

在祖国到处充满着创造和进步的今天，这个角落，这个平静的湖泊，这所谓“浓浓的温暖的醉人的气息”，使人多么地受不了呵！难怪梁筠为这“绿洲里的沙漠”烦躁得再也呆不下去了。对于梁筠，对于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最令人向往的难道不正是那戈壁的热风，大海的呼啸，火热的生活和斗争吗？而作为一个建设局副局长的萧之捷，一个共产党员，却竟能安于这平静无波的湖泊，这就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了。

生活本身是严峻的。一颗不够健全的心，很容易会被磨起重重的厚茧。但是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根本就不容许有这样一颗经不起磨炼的心。萧之捷，就他个人生命的历程来说，正当四十岁的壮年；就他所面对的现实来说，正是沸腾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今天。可是，他却厚颜地说着：“到了我这把年纪，这股热火再也燃不起来了。”他高傲地扬着头颅，欣赏着秘书和下级的奉承、阿谀。“机关首长的时间是要用黄金来计算的，他的每一分钟都要为社会创造价值。”可是，我们试问：这位机关首长的时间究竟创造了多少价值呢？他满足于高高在上的机关生活，作为一个建设局的负责人，甚至在城郊建成了一座漂亮的公园也不知道。他看不惯梁筠那种充满朝气、放光发热的个性，像一个曾经沧海的老人，冷冰冰地议论着：“把这些男人的特性都集中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可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而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哀莫大于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值得悲哀的，难道不正是萧之捷自己吗？

对于这样一位健忘者心灵的揭示，作者并没有通过巨大的事件，表面似乎剧烈的冲突来表现，而只是从一个生活的侧面，从他在家庭生活的关系中对于人和事的言行，去深刻地雕塑、解剖。

我们看到，就在家庭中，萧之捷也建立了若干的清规戒律，诸如萧萧必须在天黑就去睡觉，每天回家要喝浓浓的一杯红茶，看顾他宝贵的鸚鵡，和梁瑛谈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等等，生活被程式化了，生机受到了窒息，正像梁筠说的：气压低，使一切都显得干燥了。

通过家庭生活的描写，表面看来好象很琐屑，然而正是从这里，使我们自然联想到萧之捷的社会生活方面，他对工作和

同志的作风等等。

在他对妻子的温存中，我们感觉包藏着极端的专横和对于对方的不尊重，而这和他的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让受灾群众到他的别墅里暂避台风的自私行为，二者之间有着极其自然的深刻联系。这样的人是会这样的：他会轻易忘掉了曾经舍命救他的杨宝贵，会无端地诬赖穷困的徐一山偷了他的东西，会毫无羞愧地高唱着他那踌躇满志把自己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个人哲学。

萧之捷对革命事业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叫做“问心无愧”，好象只要每天在机关里坐上那么几小时就万事大吉了。我们看他的工作日是怎样安排的呢？“工程师座谈会，到幼儿园讲话，交际处的宴会，到市委……”总之，生方设法找尽借口，唯恐和火热的生活稍微亲近一下。

养尊处优的生活，正是这种叫做健忘病的温床。容易忘却，总不能是什么值得赞美的品德，何况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一旦忘却了美好的事物，忘却了群众的疾苦以及他们过去和未来的命运，忘却了应该永远怀念和感谢的人们，那么，他也就同时失去了最可宝贵的爱憎感，强烈的是非观念，而堕入到精神平庸、空虚的泥淖，习染上最可耻的官僚习气，以及对于人的冷酷和轻视。

这位可怜的健忘者，他的病情难道还不够严重吗？他能够记起的只有那吱吱喳喳的虎皮鹦鹉了，当然除此而外，他也还清楚地记得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甚至岳母的生日，也没有忘了给妻子买金项链什么的。看起来，他仿佛十分爱自己的妻子，可是，难道不正是他，把一个大有希望的女演员关进了家的铁笼？只不过是给用茯苓饼和蜜饯桃脯来逗弄着她、喂养着她。这样的“爱情”，使梁瑛感到羞耻、屈辱和痛苦。

这样一些足以显示个性特征的刻划，归结到萧之捷对杨宝贵轻易的遗忘，以及后来对徐一山（也即是当初掩护过他的革命群众杨宝贵）随便的怀疑，类乎审讯的追究等，使得这主要的情节发展显得更为真实，更富于生活本身发展的逻辑。

萧之捷，一位有楼房住着的“大官”，同时也是“防灾的重要负责人”，不但彻底忘记了他过去在老百姓的马棚里逃出了敌人的虎口，今天，当台风侵袭，只要他的空房让群众躲避一下的时候，他却摆出了一副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官架子，用“保密”呀、“贵宾”呀、“中央负责同志”呀来吓唬群众，给那不能见人的小市民心理盖上了一块漂亮的纱巾。他的金项链不在了，立即肯定是徐一山偷去，这不但是典型的主观主义，更可耻的还是那卑劣的心理，丢了东西必定是穷人偷盗，这难道不正是资产者和地主老爷式的推理吗？

正是从人物自身的行动中揭示性格，通过性格的刻划使观众愤慨谴责之情油然而生，从而达到作者对这位健忘者的讽刺和批判。这个人物形象创造的成就，使剧本的主题意义大大深化了。

剧中的陪衬人物，对萧之捷这个形象也在不同程度上起了补充、对照、强化的作用。安伯涛那种“革命人永远年轻”的积极乐观的性格，对于生活中美好事物永记于心的怀恋之情，不正使萧之捷相反的一面更为鲜明吗？人物之间不是各自孤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主要人物的形象更加突出，这也是这个独幕剧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之一。就目前独幕剧的创作情况看，《被遗忘了的事情》应该说是我们一个可喜的收获。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丁西林谈独幕剧及其他

五十年话剧运动的历史，产生不少杰出的剧作家。他们以自己的剧作，从戏剧战线上，配合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他们在戏剧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永远成为年青一代学习的楷模。在这些值得尊敬的人们中，我们也时常的记起了老剧作家丁西林同志。

一

早在一九二三年，丁西林同志就写成了处女作独幕话剧《一只马蜂》，以辛辣幽默的喜剧手腕，嘲笑了当时人生世态的某些方面。以后，继续写成了《亲爱的丈夫》《酒后》《北京的空气》《瞎了一只眼》《三块钱国币》等有名的独幕话剧。最脍炙人口的，除《一只马蜂》外，还有于一九二五年写成的又一独幕喜剧《压迫》，以更加纯熟的技巧，描写了一个因为没有家眷就租不到房子的人所碰到的难堪遭遇。透过这一喜剧性的情节，决不仅是令人一笑而已，它引起观众对于当时社会上一切压迫者与欺侮者的反感，对于被压迫者被欺侮者的同情。

抗日战争时期，丁西林同志完成了两个四幕喜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通过动人的戏剧形象，尖锐地

谴责了通敌的汉奸，歌颂了抗日的英雄。

我深深喜爱丁西林同志那些玲珑剔透、洋溢着浓烈的喜剧风格的独幕话剧，剧本中含蓄的幽默、大胆的夸张、充满智慧的机巧的对话，在嬉笑怒骂中对于社会病态严峻的嘲讽。这些优秀的剧作，以它独具的风格，丰富了“五四”以来话剧创作的成果。

五月春归的一天，我怀着暖融融的心情，怀着敬爱，走访了这位搁笔多年的老剧作家。他精神很好，热情、健谈。只是稀疏的白发，说明着这位老人一生的辛勤。

丁西林同志在英国留学时是攻读物理的。他说他是一个内地的学生，外文基础较差，因此出国后语言方面很感吃力，为了提高英语阅读和会话的水平，他读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对于书法和绘画，也有着特别的癖好。他常说：一个人的兴趣应该尽可能的广阔，学科学的人未尝不可以接触文艺，爱因斯坦就很喜欢拉提琴。至于一个搞文艺的人就更不能狭隘，各姊妹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爱听音乐，对写戏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吧。

丁西林同志始终是一位业余创作者，归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和进行科学研究。可是，当我们把他的剧作集中在一起，作为一种副业劳动的结果来看，它所取得的成就却是那样巨大。

他也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的老剧作家，从不轻易落笔，总是经过反复思考和严密构思后，乘兴所至，一气呵成。他说：如果专门为了写一个剧本，给我创作假期到颐和园去住着，那倒不一定能够写好。诚然，从量来看，丁西林同志的剧作并不那样多，但没有一个是粗制滥造的。本来，精雕细镂的艺术品，怎么可能像在万能车床上那样快速切削呢。

丁西林同志从一九四〇年写成《妙峰山》，到现在已经整